

白与黑

□今非

“哼……呀……啊……”抑扬顿挫的小调又哼起来了,在寂静的万家灯火中显得空寥怅惋,悠远绵长。哼小调的正是我们小区值夜班的保安。

傍晚,他时常搬张椅子,坐在离值班门岗最近的单元楼前。虽靠椅背而坐,但坐姿挺拔,像尊门神,大多数时候表情缄默,看人来车往。有陌生车辆进入,也不过多过问,仿佛早已知晓他们是借道掉转头或是仅作短暂停留就会开走。

初闻小调之时,以为是谁家的电视机或音响开启了共享模式。后来,时有时无,间或响起,也未在意。直到邻里闲聊,说起某晚步入小区门口,被陡然响起的小调吓了一大跳,才知道原来歌者竟是那位值夜班的保安。

我对戏曲知之甚少,辨识不出是越剧还是沪剧之类的,至于小调的出处,更不得而知。只能从外行的角度说说听感了。起势颇高,渐强后又式微,尾音拉长,这样的曲调配上男中音,似乎让人联想起绸缎那样精致繁复的东西,在夜晚的幕布下,仿佛编织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华丽的梦。还好,汽车出入地下车库的声音夹杂其中,把你从梦中拉回。

他每天的保留节目是拿着手电筒巡逻。时常看到光束在窗前闪烁,圆润的光晕在单元楼间跳跃。哼小调倒是即兴节目,开唱的时间也不固定。有时候才傍晚,天还未暗;有时候夜已深,灯火散落。真的是想唱就唱,拔嗓就来,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和抒发。唱多久就更随意了,有时候循环往复,有滋有味;有时候戛然而止,意兴阑珊。

偶尔的偶尔,他也唱点别的,听过一次美声唱法:“啊,我的家乡……”总之有词儿的少之

自愈

□禹艳

朋友突然失业了。盛怒之下的他,以下犯上,拍起了头儿的桌子,说,我不干了。出了公司大门,他发了个朋友圈:不就是一份工作么?

他在职场的遭遇我略有耳闻,被扣钱是常事,他也干得不爽。我小窗他,真辞了啊?他来了个破涕为笑的表情,说起了这次冲突的导火索。

早上上班路上,他和一辆电动车产生了碰撞,下车和对方私了,结果迟了十几分钟。偏偏在十几分钟前,头儿召集部门人开会,而他缺席了。紧赶着到办公室时,一桌子人坐在那等他。落座,无疑是一顿臭骂,说扣钱。他忍了。还说要通报批评,新年正一下风气。事实上,会议也没什么紧要的事,非他在不可,几分钟就结束了。而头儿连整个部门等了他足足十几分钟。

又想起以往,头儿对自己的各种偏见,每每遇到点他的疏漏或是做得不到位,总是针锋相对,揪着不放,甚至上纲上线,他越想越觉得不服,终于忍无可忍,冲进头儿的办公室,拍案而起,在新年伊始,任性了一把。

他语音发来这些的时候,气呼呼的。我安慰了几句,其实知道并不顶用。很快,他的朋友圈

又少,清调居多。

上白班的保安则迥异。他时而坐在门岗里眼观四方,时而而在小区里来回踱步,时而站在门口,招呼一句“上班啦”“下班啦”,遇到熟人就多聊上几句。在车辆进出的高峰期,时有车辆交会,出现复杂情形时,他就去协调指引。看到非小区居民的车辆进入,必问清是去哪里,要停车多久,还会跟上去指定停车位,顺带指挥如何停车。随意停车易堵住车辆进出的通道,小区的道路布局也给停车设置了不少路障,来访车辆很难一次中靶。

你一定想不到,他的高频词是——“下毛雨啦”。江南的天气捉摸不定,明明前一秒还晴空万里,转瞬却天降甘露。对于习惯将衣物晾晒在外的居民来说,这样的天气着实让人头疼。大雨瓢泼的话,动静倒是不小。最怕浙沥小雨,悄无声息。只要他在班,每次突然飘起小雨的时候,他就会喊“下毛雨啦,下毛雨啦……”在这样的提醒声中,大部分衣物得以及时转移阵地,免遭遭工的折腾。对于个别岿然不动的“顽固分子”,他有时还会根据楼层位置按响对应的门铃再次精准提醒。

想来颇觉有趣,他们工作的时间段真是恰如其分,就像匹配的齿轮互相咬合,丝丝入扣,天衣无缝。倘若对调,就像语序颠倒一样明显不当。白天哼小调,少了夜的神秘。在昏黄灯光相伴的夜里,更容易卸下心防,对自己吐露心扉,直抵心灵深处。晚上发挥余热的空间比不上白天,热心肠可能也无处安放。

就如白天与黑夜才是完整的一天,他们的接力保障了工作的正常运转。总体上来说,白班的保安好评度较高,夜班的白班因为哼小调被认为有点痴气。

也许,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又有了更新:终于可以告别那些芝麻绿豆大点的委屈,放手一搏了,去他妈的挫败感。

其实,理智一点想,只是失去一份并不适合自己的工作而已。如此,你的工作才会迎来转机,路还那么长,只要拥有持续向前走的力量,比起广阔空间精彩世界,失业有什么可沮丧的呢?无疑,他是一个自愈力很强的人。

心理学家卡伦·霍尔奈认为:人生而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怎么让你觉得舒服,尽管去做,不要恐惧未来,不要悲伤过往。因为,那些并没有什么用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愈的本能,对被伤的心,对不好的遭遇。就像一些生理现象那样。不小心被划破的皮肤,如果只是小伤口,即便不涂药,不包扎,也会愈合;轻微感冒,只要多喝点热水,钻被子里出一身汗,病状也会有所好转。

依靠内在的生命力,我们可以摆脱小疾小病;同样,依靠内心的意念,也可以增强自愈力。我们控制不了生存的外部环境,却可以调节自身的内部环境,认识、激发、利用自愈力。越积极顽强,自愈力越强,反之,越弱。

在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自愈过程之后你会发现,自己比想象中还要强大。



《美姑》木刻 陈玛琪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耄耋“怨妇”

□榕杨

上午,我去医院看牙,在候诊室碰巧与这位老人坐在一起。老人一头银发,满脸皱纹,有80多岁了。陪同前来的,是一位长相酷似她且年龄相仿的阿姨。我猜测可能是老人的妹妹。自从落座后,老人一直在“抱怨”,无所顾忌地谈着家事,嗓门大得惊人,周边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抱怨”一:“大媳妇真是乱花钱,我身体好好的,偏要每个月给我订牛奶喝,说是补钙。早上喝奶,下午还要给喝藕粉啊、芝麻糊啊……我真不想喝,没法子哟!”

“抱怨”二:“老二媳妇,一个夏天就给我买了三套真丝的婆婆衫。我一个老太婆,又不出门,穿那么漂亮干什么?真是没有必要。我柜子里的衣服到死都穿不完哟!”

“抱怨”三:“老三媳妇,昨天带着工人来,硬要给我装个太阳能热水器,说是洗澡、用热水方便还省电。花掉1900多块

钱,他们挣钱不容易,真是……唉,我都不好讲她!”

“抱怨”四:“我那个女婿更是过分,上个礼拜天,给我送来一部手机,说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大字机,让我带在身上,便于他们联系我,我哪会用这个玩意儿啊,简直是胡闹哟!”正说着,老人口袋里的手机响了,音量很大。老人接起电话大声说:“不用给我送饭,家里还有早上剩下的小笼包,是你姐姐送来的,回家我自己热热吃就行。什么?送八宝粥来啊?也行。”接完电话,她又“抱怨”道:“真是不会过日子,我就补个牙,非要带我去夫子庙吃皮蛋瘦肉粥!”这次不知道她又“怨”的是哪个孩子。无论是“怨”大“怨”小,老人都是一脸的阳光;“怨声”中分明透着浓浓的褒意和无法掩盖的幸福。我有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的“听众”,大家的眼睛里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

耄耋“怨妇”用不同凡响的“怨言”,道出她的幸福感,何其睿智也。

四楼的音乐声

□陈亮

也不知道从何时起,经过四楼的住户,总会听见大张旗鼓、排山倒海的音乐声。不经意间,也会看见住户的大门正敞开着,各种休闲鞋像星罗棋布的棋子,“平铺直叙”地摆放在门口。这时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驻足,然后有些胆战心惊、忐忑不安地想象着屋里的人和事——真有些诸葛亮摆弄“空城计”的悬念。是诸葛亮在千钧一发之际抚琴而泰然自若吗?

沸腾的音响,使整座楼为之摇晃,也使过路人为之侧目。只是,我有些好奇——每周四就会准时响起的乐声,是活跃了气氛来个Party,还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神经质地享受只属于自己的音乐王国呢?但那些时髦的休闲鞋,似乎在诉说着在音乐的感召下那种稳稳的

幸福。那似乎雷霆万钧的音响,占据了整个房间,是聚会抑或单身派对,像是仪式尚未开始,又像是仪式已然结束。

现代流行歌曲,在这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,和着青春的节拍流淌在路人的五脏六腑。譬如那首《爱的代价》: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/象朵永远不凋谢的花/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/看世事无常/看沧桑变化/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/是永远都难忘的啊/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/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/走吧/走吧/人总要学会着自己长大……

或许有人不屑,有人睥睨,有人漠视。但存在即合理,我是在每周四,心有所属悄悄地经过四楼,停下匆忙的脚步,驻足听一听这青春的旋律,然后心旷神怡,再大步流星、阔步向前!

微观

○○○

“准奏”与“准揍”

王晓

文友老顾,和我一样,妇女的年纪,儿童的心理,女儿外出上学后,老顾怕孤单,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。一天下班时,老顾收到一条短信:“晚上陪客户,不回家吃饭。”不用说,老公来的,这类短信都在不受老顾欢迎范围之内,但没办法,老公要挣钱养家,老顾按捺下心头不快,回两字:准奏。

晚上回家,一个人,三个菜,拨来拨去不见少,吃得那个索然无味,老顾拿起手机,又给老公追过去一条信息:“晚上超过九点回,准揍。”

浮一大白

吴昆

闲时读书自乐,偶见一词“浮一大白”,不理解,便去查。“浮一大白”出自西汉刘向《说苑》,原意指罚一大杯酒,后来引申为痛快地满饮一大杯酒。

继续查阅资料,发现章太炎曾经对蔡锷说:“如此英杰,当浮一大白!”这句话表现出了章太炎对于蔡锷的认可,惺惺相惜,共图大业,如此豪情,当浮一大白。

“浮生怪惚,有缘萍聚,当浮一大白。”这是《古剑奇谭》里的一句话,意思是浮生茫茫,素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便是缘分,当一同痛饮一杯美酒。

在我看来,与友人相聚,当浮一大白;与家人团圆,当浮一大白;与爱人缠绵,当浮一大白;登高极乐,当浮一大白;低谷伤神,当浮一大白。人生当浮一大白,一杯美酒可以宣泄情感,也可以排解郁闷,如此方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

留一点自我

徐俊霞

一位女友婚后不久便辞掉工作做了全职太太,每次闺蜜聚会,她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公公婆婆、老公和孩子打转。在她眼里,她不做饭,一家人就得去喝西北风;她不洗衣,一家人就没有干净衣服换。一大家子个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,仿佛离了她,这一家人都不活了。她忧国忧民忧夫忧子,活得一点都不快乐,成天郁郁寡欢。

工作、家务、孩子就像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,哪个围城中的女人不是如此?单位里有个女同事结婚多年,却像个未婚的小姑娘,成天活力四射。她和闺蜜常组成“甩夫团”,逢节假日抛夫弃子去陌生的城市放飞,周末还经常和闺蜜一起逛街。她常和我们这些年轻同事说:“在围城里也要保持单身状态,一个月至少有两天时间是属于自己的。”

一个女人不管是在城内还是城外,都应该爱自己。你不能乞求别人的爱怜,但你可以自私一点爱自己。爱自己并不难,待字闺中时爱自己,女人是一座魅力磁场;嫁为人妇时爱自己,你身边最近的人也会领略你的风情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